

 我们又在横亘尼罗河的大桥旁相聚，让你再次回到我的怀里。这或许就是爱神丘比特有意为我们安排的美好结局。希望它能永远成为沟通我们心灵的桥梁，直到地老天荒，亘古不变。

Eternal True Love 真爱永恒

单小红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Eternal True Love 真爱永恒

单小红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爱永恒

单小红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360 - 5233 - 8

I. 永... II. 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0704 号

责任编辑: 邓裕玲

封面设计: 谭国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引子 / 1

第一章 初坠爱河 / 4

第二章 爱的升华 / 48

第三章 别后相思 / 74

第四章 重遇爱情 / 120

第五章 异地重逢 / 164

尾声 / 212



引 子

时值初春，从香港起飞往埃及方向去的波音747客机上，坐着一位身着一件黑色大衣、黑色西裤的姑娘，大衣内那件高领紧身毛线衣把她那袅娜的身姿衬托得更加迷人，毛线衣白得透亮的长绒毛与她白里透红的脸蛋交相辉映；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自然地披在双肩上，让人不得不对她清丽脱俗的外貌瞠目咋舌。她，就是本故事女主人公夏芸芸，她将与赵团长等人代表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出席在开罗举办的世界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当然，对她而言参加这次国际性的研讨会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期待着能否在那个具有几千年古代文明史的埃及国土上遇到她曾经思念达十四年之久的心上人——林耿。瞧，此刻她那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正凝视窗外，若有所思。不错，飞机外蔚蓝的晴空和不时漂过的洁白的浮云打开了她记忆的闸门，她的思绪回到了令人难忘的十五年前……

第一章 初坠爱河





1990年7月的一天中午，滨城大学的校园内异常炎热，树上的蝉儿“吱呀、吱呀”地叫唤个不停，一条大黄狗吐着长长的舌头匍匐在湖边的柳树荫下“哧阿哧阿”地喘着粗气，悠长陡峭的水泥路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分外刺眼；树上的知了拖着长长的嗓门叫唤个不停，吵得人心绪不宁，无法入睡。

在这样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午休时间，英语系86级的教室里传来阵阵热烈的讨论声。

“人们常说，七月七月，是高考学子们的黑色之月，我看哪我们今年的七月更是乌黑乌黑的。”

“是啊，在这分配之际，我们不正面临着选择与被选择的大考验吗？”

“这可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时刻。”

“要是分到那些不景气的工厂就麻烦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气氛越紧张。“小灵通”张悦看到此情此景，唯恐天下不乱，她用神秘的语气说道：“嘿，你们知道吗，据‘路透社’消息，前两天市外经委、旅游公司、中国银行，还有一些大型企业都来咱们学校招人，并点名要英语系的呢！”

“真的?!”夏芸芸惊叫道。

“是啊，不过名额有限，比如说外经委要2人，旅游公司1人，中行6人，每家大型企业了不起各1人。”“小灵通”仗着自己有个当人事局长的老爸更加故弄玄虚地说着。

“如此算来几个单位合起来也就要那么12个人，而我们班共28人，还有16位同学不知何去何从呢。”芸芸忧心如焚地说道。

“咱们英语系的文学苗子、博学多才的大才女还愁找不着好的工作？”林耿调侃道。

“这会儿亏你还有心思开玩笑。”芸芸斜睨他一眼，苦丧着脸道。

稍过片刻，班长“智多星”徐林提议，“要不咱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什么游戏？”英宁迫不及待地问。

“抓阄。”他一字一顿地说。

“抓阄？”大家异口同声问，似乎对这个处事向来就一本正经的班长提出这样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游戏深表怀疑。

“是啊，抓阄。也就是说我们先裁好28张纸片，在其中12张上各写一个单位名称，剩下的写‘其他’，然后，将这28张条子卷起来，每人只能抽一张。”徐林解释着。

“这主意不错！”

同学们一致表示赞成。

接着，教室里闹腾开了，有的剪纸片，有的写字，有的叠纸片。不一会儿，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芸芸将放在纸盒里的纸团使劲地搅了搅，郑重其事地宣布：“抽签仪式现在开始。”

在座的9人在心里默默祈祷一番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小心翼翼地手伸进纸盒里，细细掂量一会儿才决定抓哪个纸团，那情形好似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莘莘学子不是抓着毫无意义的纸片，而是在抢抓维系自己的命运之绳。

还是张悦利索，她第一个拈到“决定”她命运的小纸片。打开一看，尖声地大叫道：“哇塞，我抽到的是‘外经委’耶。”

接下来其余的人也相继抽到了属于自己的“阄”。英宁、蔡丽丽和冯睿的签上都写着“中国银行”，而另外三个女同学抽到的是企业。平常号称“幽默大王”的林耿因一时情急，竟将他的命运之“阄”从手心滑落到地上，忙乎了好一阵子才在书桌底下找出来，掰开细瞧，原来那上面赫然写着几个醒目的大字：“旅游公司”。

八人抽到了有名据实的纸条儿，唯独芸芸拈着“其他”。这

“其他”意味着什么？前途未卜啊。多愁善感的芸芸暗忖道。

真是无巧不成书，过了一个星期，张悦果真第一个接到录用通知，被分配到滨城市外经委属下的一个经济信息合作公司。随后同学们纷纷拿到分配通知，当然结果并不完全与几天前他们抽到的签一样，比方说冯睿抽到的签是“中国银行”，可实际上他却分到了钢铁厂。可不管怎么样，在领到通知书的同学中，总的情况还算可以，所以兴高采烈地打包离校了。全班只剩下夏芸芸、林耿等几个同学在孤寂的校园中翘首期盼属于自己的那张薄薄的通知书。

周末校园的傍晚更是百籁寂静，芸芸站在窗台前出神地望着宿舍后面的那棵桂花树，耳听着蟋蟀阵阵烦人的鸣叫声，忽然，门外响起“咚咚咚”的敲门声。这会儿除了林耿还有谁来找我呢？她边想边“踢踏踢踏”向门口走去。

打开门，站在眼前的果然是林耿，他的脸上绽放着一丝难以抑制的喜悦，便打趣道：“喂，有啥大喜事，这么高兴？”

“我领到通知了，是新石市人事局发的。”林耿激动地说道：“学生科的余科长说我有可能分配到新石市的旅游公司。”

“那正合你意喽，你那一口瓜瓜叫的英语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从而可以施展你的远大抱负了。”

“现在还说不准呢，要报到后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呢？”

“明天。”

“那我就送你吧！”芸芸想都未想就脱口而出。

“我可是一大早就出发哦，你能起这么早吗？”

“你当我是只大懒猫？”她不服气地说着，明亮的眸子闪着天使般甜甜的笑容。

面对这张熟悉、可爱的鹅蛋脸，他生怕刚才自己说错了什么，赶紧纠正道：“我不是说你是那种爱睡懒觉的人，我只是希望你能多睡一会儿，不要为了我而影响了休息。”

说完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随手翻弄着桌上的一本美国《读者文摘》。

“你也真是的，一句玩笑就弄得这么紧张，这可不像平时的Lincoln哦。”她说着“扑哧”一声自己先笑了起来。

“你的笑声很有感染力。”他不无奉承地说。

“是吗？”她扬了扬那弯弯的柳叶眉问，长长的睫毛也随之一颤一颤地。

“真的，你甜甜的笑声中给人一种天真无邪、毫无杂质的感觉，听起来像银铃一样又爽朗、又清脆。不过你就是不笑出声来也给人一种很亲和的印象，因为你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他极其认真地发表着他的看法。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她躲过他热辣辣的目光，望着天花板上那只缓缓爬行的蜘蛛羞答答地说。

“可惜的是明天以后，我就很难听到你的笑声了。”他的话声中夹着隐隐的依恋之情。

她抬眼瞧瞧他，正欲开口说话，他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说：“虽然难得相见，但可以写信啊。”

“嗯，通信倒是一个保持联系的好方法。你可不准食言哦！”一丝迷人的笑容又爬上了她的嘴角。

“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怕过不了多久你就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又恢复了往日的风趣。两人的谈话又活跃起来。那一晚他们一直聊到深夜，当然谈得最多的就是毕业后各自的打算。

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夏芸芸陪着林耿操学校后门小路直奔车站而去。他俩一路上小声说着话，“嚓嚓嚓”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小路上显得特别响，偶尔还能听到几声令人毛骨悚然的狗吠。

约摸30分钟后，他俩来到了车站。天已大亮，四周看看，人并不多，他俩便朝候车室走去。来到检票口，芸芸说明来意后检票员便让她跟随林耿进了站台。

随着涌动的人流，他俩脚步匆匆地朝前走着。

走过通道，来到4号站台，眼前停着一列墨绿色的火车。他俩一言不发地站在那儿彼此对望了好一阵。广播里再次响起：“各位旅客们，开往边城、新石方向去的火车就要开了，请各位

乘客马上上车。”

林耿心一横头也不回地跃上火车，找到位置后，他便从窗户探出头来向芸芸招手，她急速地跑过去，望着车窗内那张熟悉的面孔还有那微微挥动的手，进大学第一天夜晚在湖心亭与林耿初次相识的一幕便浮现在她的眼前。

那天初来乍到，学校里没有熟人，夜幕降临后，她便独自一人来到湖边散步。站在湖心亭，月光如水一般静静地洒在湖面上，一阵柔和的清风迎面拂来，轻抚着她疲惫的脸，湖面泛起一层银色的波澜，湖边的柳条轻轻地摇曳着修长袅娜的身枝。看到此情此景，芸芸便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招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一个颇具磁性的男中音由远而近传来，芸芸好生奇怪，这儿有谁认识我？转身一望，湖心桥上信步走来一位中等个的男生，黝黑的脸庞上泛着一丝迷人的微笑，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注视着她。芸芸羞得无地自容，慌忙转身，半嗔半怪地道：“你是谁？你怎么随便偷听人家？”

男生落落大方地作自我介绍：“我是你的同学，今天报到时就跟在你的后面。”

“那你也是英语系86级的？”芸芸疑惑地问。

“是！敢问小姐芳名。”

“夏芸芸。夏天的夏，芸，一个草字头下加个白云的云。”

“这个名字好听，那你是夏天的芸芸众生呢？还是华夏民族的芸芸众生？”男生风趣地问道。

“当然是华夏民族的芸芸众生了。敢问阁下尊姓大名？”

“林耿。”

“林耿？那不是美国总统 Lincoln 的雅号吗？”芸芸俏皮地问。

“You are quite right.”男生想活跃一下气氛，竟操起一口流利的英语。

“以后我干脆叫你 Lincoln 好了?!”

“OK.”

他俩就这么投机地侃了起来。从春秋战国聊到满清皇朝的没落；从唐初“四杰”到民国时期的“五君子”；从英国的莎士比亚到俄国的托尔斯泰；亦或从印度的泰戈尔到中国的戴望舒；从非洲的好望角到巴西的亚马逊河……真是天文地理、文学历史，进行了好一阵海聊，直谈到斜月西沉、众星倦殆之时，他俩才依依不舍地道别回各自的宿舍去。此后四年，他俩成了学习上的竞争对手，闲遐时光的好朋友……

“呜——”火车刺耳的汽笛声把芸芸从甜美的回忆中惊醒，她猛一抬头，看到的是“Lincoln”那张熟悉的微笑着的脸，不同的是眼睛里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那分明是影视剧或文学作品里常见到的那种依依眷恋之情。

火车缓缓离站，最后消失在芸芸的视线中，她才怅然若失地离开站台，往学校方向走去。

在百无聊赖、度日如年的焦急等待中，她终于盼来决定自己命运的录用通知。上面写着：

经研究决定，你被分配到我市档案局工作，请速来我局办理有关手续。

云霞市人事局

云霞市距滨城市 80 公里，是芸芸的生养之地，这纸通知书意味着她又将回到父母身边，应该说是天大的好事，因为父母就生了她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在她上大学期间，妈妈虽然希望她学有所成，但依然总盼着放假，能与心爱的女儿团聚，说说知心的话。这下可好了，往后妈妈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自己的掌上明珠了。可“档案局”对芸芸来说实在太陌生了，这个单位是从事怎样的工作呢？难道是专门保管个人档案的部门？不对，个人档案应该是组织劳动人事部门专管的，那么档案局到底是干什么的？

芸芸就这么自问自答又自我否定了一番，最后她索性啥也不想，反正报到以后自会知晓。便迅速地收拾好行李于第二天早晨搭乘班车奔赴家乡。

芸芸在人事局办好手续已近中午时分，所以她决定下午再去档案局报到。

下午，骄阳似火，芸芸匆匆来到市委大院，走过雄伟壮观的市委大楼往左拐，再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幽径，眼前便出现一个铺有黄色琉璃瓦的围墙围成的院子，进了院子，有一幢混凝土砖木结构的五层楼房。这幢楼虽然外表略显陈旧，但也小巧玲珑，设计别致。

“莫非这就是我未来的工作之地吗？”

她在心里问自己。当看见一楼大门正敞开着，她便径直地走了进去，迎面碰到一位四十来岁、身材瘦瘦的高个男人，他见芸芸怯生生的样子，便和气地问道：“姑娘，你找谁？”

抬头看见一张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满经沧桑的脸庞，她刚才紧张的心情得到些许缓解，她定了定神，用甜甜的嗓音解释道：“我刚大学毕业，上午在市人事局办好了手续，现在……”

不等她说完，他就用近乎夸张的亲切语调打断了她的话：“噢，你就是夏芸芸吧？！欢迎，欢迎！”说话间热情地伸出一只

手。芸芸受宠若惊，也慌忙伸出她的纤纤素手与他握手。

这时一位中等个、衣着十分得体、皮肤白晰、面色红润、上了一把年纪但精神矍铄的女人走进来，她一看这情形便猜得八九分，遂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握住芸芸的手，自我介绍道：“你就是小夏吧？！我姓狄，狄仁杰的狄，以后你就叫我狄阿姨吧。”然后指着那位瘦高个男人说：“你知道你面前站着的这位男同志是谁吗？他就是咱们档案局的老当家——司马局长。”

芸芸听她这么一介绍，忙不迭地道：“司马局长好，狄阿姨好。”

接着，司马带着芸芸来到局长室，刚坐下，狄阿姨就捧来了一杯清香四溢的绿茶递给芸芸，芸芸忙起身用双手接过茶杯表示谢意。司马开始介绍档案局的总体情况：

“档案局共有编制16人，但实际在编人数15人，这个编制我们已经等了好几年了，并不是我们招不到人，而是要文化素质高一点的不容易，听说今年有应届毕业大学生分配指标，所以我找到常务副市长，好说歹说总算争取到一个名额，后来听人事局的老谢说是个英语专业毕业生，我们更满意了。小夏你分到我局或许是屈才了，专业不大对口，但档案馆作为一个传承文化的事业机构，当然也有它可供挖掘的内在价值，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库房里有大把的图书资料供你阅读……”老局长抿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继续侃侃而谈：“档案局（馆）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档案局是行政单位，主要负责档案执法、业务监督、指导和培训；档案馆则是文化事业单位，负责对全市档案进行接收、整理、统计、保管及其编研等，也就是说我局馆共16人既要行使对外的行政职能，又要做好馆内的基础业务工作。所以，工作量比较大，局里原有的15人都在40岁以上，你来了，算是为我们单位注入了新的活力。希望你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发展我市档案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档案馆大楼于1982年建成，共有面积1100平方米，一楼有局长室、秘书科、业务指导科、会议室；二楼有编研科、管理科；三楼以上为档案库房，约有800个平方。你先喝点茶，然后让狄阿姨带你到各个科室、库房参观参观。”

喝了一小口茶，芸芸便起身对狄阿姨说：“狄阿姨，咱们现在就去四周看看好吗？”

她俩先来到局长室隔壁的业务指导科，但却是铁将军把门——锁着了，狄阿姨便解释道：“业务指导科主要负责对各市直机关和本辖区内各县（区）档案局的业务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所以这个科的李科长和小范要经常下单位，这会儿不在，想必又到哪个单位开展工作去了。既然指导科没人，我们就去秘书科看看。”

刚到秘书科门口，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狄阿姨马上跟他打招呼：“你好，李副局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刚从滨城大学分配来的小夏。”

芸芸走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李副局长好！”

李副局长看着斯斯文文的芸芸，即刻握住她的手乐呵呵地说道：“欢迎、欢迎，咱们档案局新来的大学生同志。”

随后，狄阿姨把秘书科的三位同志都一一向芸芸作了简单介绍。然后，上了二楼。二楼第一间的门框上挂着一块写有“编研科”的牌子，当她俩来到时门正开着，便走了进去，里面一前一后摆着两张陈旧的办公桌，但只有一位红光满面、快到退休年龄的男人坐在第一张办公桌旁，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正聚精会神地专心读报，所以芸芸她俩走进来他竟全然不知。狄阿姨便大声地喊道：“马科长，读报入迷了？咱们档案局的新生力量来了也不起身欢迎欢迎。”

马科长听到狄阿姨的喊叫立刻放下手中的报纸，从老花眼镜框的上方斜睨着眼前这位刚从校门出来的恬静姑娘，过了好一会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说道：“哦，这位就是前几天人事局从滨城大学要来的大学生吧？请坐，请坐。”

狄阿姨忙摆手道：“不了，我们还得去管理科和库房转转呢。”

她边说边领着小夏往管理科走去。

“管理科共有两间屋子，一间是办公用房，另一间是阅档案室。”狄阿姨不厌其烦地介绍着。

不经意间她俩已来到一间宽敞的房子里，门上写着“阅档室”三个字。靠门口窗台摆放着一张办公桌，屋子的中间有一张长长的方桌，方桌的四周有几把椅子，靠东西两墙摆放着两排木制书柜，柜子里装满了目录本。右墙中间开着一扇小门，从这扇门望过去，里面竟然还有一间约有十来个平方的房间，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在那里忙碌着，芸芸好奇，便朝那走去，狄阿姨尾随其后，解释道：“这是整理室，是整理、装订档案的专用房子。我们科共有三个人，但去年我们接收了一批民国档案，为了抢救这批珍贵的档案，光靠我们科三个人整理是不够的，所以特意写了报告争取了1万多元经费专门请了三个人来整理这批档案。来，看看他们怎么操作。”

说着，狄阿姨拉着芸芸来到那三个年轻人中间。其中一个桌面上铺着一张千苍白孔的道林纸，上面是用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书写的名册。芸芸面露疑惑仔细地看那张陈旧的纸，狄阿姨似乎猜透了她的心思，便耐心地解释道：“因为这些档案过去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纸张发黄而且生虫了，要抢救这些珍贵的档案，我们就得先用一张白纸将这些破损的档案材料糊好，再用烫斗高温消毒。”说着她在桌子上抽出一张洁白的16开纸，再在其四个角和中间分别抹上些许胶水，然后再将那张发黄的材料纸贴在白纸上，继而握起烫斗在其上面轻轻一熨，只听“哧溜”一声，芸芸仿佛听到沾在档案纸上的那些虫子可怜的呼救声。

从阅档室出来，狄阿姨带着芸芸上了三楼，来到一间库房前，她从一大堆钥匙中熟练地找了一条将门打开了，一股刺鼻的味道从库房里冲出来，但狄阿姨却毫无感觉地领着她走了进去，里面整整齐齐地排放着四列木制双面档案柜，每列有五组。她俩来到其中一套柜前，打开门，那刺鼻的味道更为强烈，直熏得芸芸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顺手抽出一卷档案随便翻了翻，过了一会儿，手竟有点痒痒的感觉，而且局部有点发红的迹象，狄阿姨见此情景，开玩笑道：“你才在这儿呆了十几分钟就难受了，我可是在这整整捱了三十年啦。”

“你真了不起！”芸芸用敬佩的眼神望了她一眼说道。